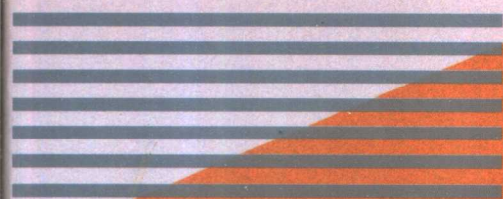


1999 之后

—— 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杨 铮 编著



1999 之后

——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修订本)

杨 铮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9 之后: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杨铮著.-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
ISBN 7-5043-3175-9

I. 19... I. 杨... II. 中外关系-远景 W.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590 号

1999 之后(修订本)

——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杨 铮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5.5 印张 368(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2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册 定价:22.60 元

ISBN 7-5043-3175-9/D·330

修订版赘语

光阴荏苒，岁序更新。宇宙苍穹、大千世界。欣闻，1993年出版的拙作《1999之后——国际舞台述评与预测》一书，受到读者偏爱，第一版已全部售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冯章先生告诉我，应读者要求，根据已变化的形势进行修订并更名、再版。

这本书是我多年从事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的一个小小的心血结晶，可以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但是，究其深度不及同行们的一些专著，论广度不过蜻蜓点水而已。长期来，由于对国际关系专业的酷爱、枯坐冷宫，不干寂寞，什么国际政治理论、国关史、大国关系、中外国际战略等等，东驰西骛、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觉年过花甲，“文章满纸书生累，两鬓霜染雪上头”，越干越感到胸中点墨太少，逻辑能力太弱，创新思维太贫。有一阵子真想撂笔停书，不再为这个大千世界操心。可是，当我步上讲台或坐到书桌前时，思维立即兴奋不已，灵感马上勃发，从初中起就喜欢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我，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舞台，真是欲罢不能。原驻美大使荣泽民先生有一次同我交谈，他说：“国际问题无论纵向或横向，都无边无沿，探索它的规律也是永无止境，因此需要刻苦、干坐冷板凳的精神。”这些话无疑是对我的激励。

国际政治(或称国际关系)是任何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门重要学科。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

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167页)80年代,世界政治的研究一度兴旺发展,队伍扩大,成果丰硕。近些年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同行感到囊中羞涩,于是“下海”、出国、转行,能坚持者已为数不多。相反,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国际领域,关心世界的人们越来越多,人们更关注中国在今后世界上的地位与发展。这种反差反而激发了我们的责任感,“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的天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是从事国际关系教师们的义务。

但是,正确地观察世界,谈何易事。它要求有扎实的国际知识功底,端正的立场与方法,熟悉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策略思想,以及善于化解纷繁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商业意识一时甚嚣尘上之际,我们不能为了某种利益而用大国沙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惭形秽的心态去误导读者。在世界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决不可忘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性和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原则。

本书中关于超前预测的观点,只能是作者对未来出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某种联想和分析。国际事件的突发性和偶然因素很多,谁也不能对自己的预测打保票,国际上,预测的准确系数如能达到40%~50%就算上乘了。何况,每个作者本身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本书能给读者一定的信息量和有益的启迪,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值此,深夜静悄悄,车臣的炮声已停,中东希伯伦协议墨迹未干,新的一年日本经济能否走出停滞,美国何时偿还联合国债务……新的思绪又在上空萦绕。东方发白,凌晨来到,预祝世界和我们的祖国像灿烂的太阳,光照千秋。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杨英姿、张伟、金雅芬、范静怡、徐立军。

编者

1997年4月于家中书斋

序 言

宫达非

研究昨天，是为了今天；

预知明天，必须了解今天。

早在一年前，杨铮同志告诉我，在多年的教学基础上，他正在编写一本书，书名是《1999 之后——国际舞台述评及预测》。当时，我很称赞他敢于超前思维，大胆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问题。今年深秋，他对我说，书已脱稿，把大纲和主要章节送来我看，并要我为该书写一序言，我当时不揣浅薄欣然应允下来。但是几次提笔，却又踌躇再三而搁笔废章。平时知友之间交谈，思之所及言即出口，行之于文，特别是称为“序言”的作文，则须慎之又慎，如是我又惑惶惑。

西方一位学者好像这样说过，极而言之，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请略加回想，历史中那人那事、那成那败、那兴那衰、那战那和以及那忠那奸佞等等，现代事实与历史相比较，如出一辙者、如旧事重演者，又何其之多，又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历史是不能重演的。

21 这个新世纪，从自然科学的概念来说，它并未来到人间，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来说，可以认为它已经到来了，人类好像都在它的环抱中像往常一样，辛苦劳动创造他们千百年来所翘盼而又仍未得到的新生活。

21 世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国际政治家和学者们已有许多评说。我认为新世纪国际形势的发展,并不会像某些政治家为遂其政治目的那样的主观描述,也更不会从外空飞来什么样的新模式。它只能是 20 世纪这个“母体”长期孕育而生出来的“婴儿”,她将承继“母体”的“基因”,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在新的风霜雨露中,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历史的安排,总是后来者居上。

在 20 世纪中,至少有如下一些重要事务值得回述: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权与利,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历史写上了空前惨痛的一页;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和地区,相继取得了独立和解放,统领世界数百年之久的殖民制度,在历史上被宣判消亡。亚非拉三大洲产生了许多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都急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自己;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地球的西方和东方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大事。70 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开始走向低潮,80 年代后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崩溃,苏联的改革又陷入极端混乱与困惑之中,情势的发展正影响着当前及今后的世局,特别是给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许多急需回答与迫切要解决的问题;80 年代后期,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国际形势由军事对抗转向了缓和,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化为多极,长达 40 多年的“雅尔塔格局”,也随之而破灭了;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物资不仅极大丰富,而且也产生了大量核武器,使人类自身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都面临毁灭的严重威胁。其他如像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的两次战争,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越南侵柬战争、两伊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都是有重要分量的大事,对今后形势,也仍然会有其影响的。

从 20 世纪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我归结为五类基本矛盾,这五种基本矛盾,将主要影响与制导着新世纪的国际形势。这五

类基本矛盾，一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四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五是人类共同生存与自然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这五种基本矛盾，虽然各有其对立存在的范畴，但它们之间总是相互交错，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导制着国际形势曲折复杂地发展性质。制约这五类基本矛盾的主要矛盾，则是和平与发展，今后不管形势如何曲折变化，不会背离“和平与发展”这个主要方面。在 21 世纪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反对和平倡导战争，敢于反对发展倡导贫穷落后。可以肯定的预测：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比 20 世纪更有希望的新世纪。

下面，把几个主要问题略说几句。

关于两种社会制度矛盾的问题。由于东欧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西方学者提出一种论调：21 世纪将是社会主义最后失败、资本主义最后胜利的世纪。这一论调在当前世界舆论中，还是极有市场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来建设的国家，至今也不过 70 多年的历史，在实践中，有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或是错误而失败了，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则不断完善改革前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如果对新生一种社会制度这样复杂的问题，仅就其某一阶段、某一地区发生的事实，而对整体作全面的结论。这是片面的、是不严肃的，也是社会科学学家所不取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当中，某一社会形态的转化与更新，是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可以论定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只要存在下去，其矛盾自然就会存在。矛盾斗争的表现形式，并不一定非是军事对抗不可。80 年代中期起，两种制度的关系已大有改善，由于双方以及世界诸多因素的变化发展，在新世纪中，这一矛盾关系的存在形式，会更多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各个方面，极为复杂的较量，而军事对抗肯定将会减弱。

关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问题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曾经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从 40 年代起,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矛盾相缓和下来。今后,随着两种制度矛盾的缓和,再加苏联东欧的变化,一般估计,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关系会有所上升。有的学者提出,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主轴组成的美洲、亚洲和欧洲三大经济区,今后将会展开激烈竞争,甚至说日本和德国将来对美国的经济威胁,会超过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有的分析说,“这是戈尔巴乔夫外交战略的转移,加重日本、德国对美国的对抗,以减缓美国对苏联的压力。”

我认为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今后会有所突出,但必须从他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机制的发展及由此所建起的新关系来进行新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同 20 世纪初期已大不相同了。例如,他们之间的相互投资,都以百亿和千亿美元来计算,跨国公司更是不可胜数,甚至科学成果可以分享,他们在处理本国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时,通常还须要考虑对盟国的影响和利益,然后才最后作决策。他们还经常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各级以至首脑级会议,以解决诸多分歧问题。互相争吵当然有,但是在困难时互相帮助也经常有,例如,美国经济危机以及在海湾战争遇到严重困难时,其他强国并不是乘危而入,而是给予帮助和承担责任。他们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达到“一败俱败一荣俱荣”的密切程度。矛盾是有的,一定时期也会较前突出,甚至关系紧张,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必须通过近代化战争来解决,动用核武器来解决,我认为这在今后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之间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共同谋求生存所决定的。

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会贯彻整个 21 世纪,而且将会日益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日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矛盾的主要表现。如果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全世界发展国家联合起来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必会把世界大多数

国家团结起来，为此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国际关系中，由“区域秩序”发展成为国际秩序，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世界发展国家，例如非洲国家，早在70年代末期就提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议。中国提倡的处理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许多原则，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已得到百多个国家的承认。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明确提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这个关系到人类百年大计的战略远识，已得到许多国家首脑的赞同。应该说，经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努力，已为争取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了。但今天，国际关系仍然是旧秩序作主导，大国压迫小国，强国侵略弱国，富国剥削穷国，特别是不平等的经贸关系，使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一句话，仍是强权政治，国际间真正的平等还是谈不到的。

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除去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平等对话以外，更重要的是南方国家都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本国的力量，只有在实力的基础上，才能谋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否则发达国家总是要抓住旧秩序不放的。如果在21世纪里，能够把国际新秩序建立起来，那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大进步。

美国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曾经这样说过，“在美国，人们以10年为单位考虑问题。在欧洲，人们以一代人作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而在中国，人们则以世纪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历史的大发展，正是以世纪来衡量的。以世纪的眼光考虑问题，人民就会受到鼓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目标”。

另一位西方有名的政治家，曾经提到，21世纪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亚洲太平洋圈的中国世纪。

西方还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最后这样说：“我们可以充满信

心地预测，到 21 世纪中期，中国将可加入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行列。”外国政治家这样提出问题，绝不是外交寒暄的诤令，而是为维护其本国利益，客观地研究与认识中国之后，才能说出这番话来的。

按照邓小平同志伟大的战略决策，到 21 世纪中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几番之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日本或美国，十多亿中国人都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对此目标的实现，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但是信心并不等于现实，关键还在于我们去努力争取。

当今，国际事务的发展日新月异，“地球村”、“相互依存”、“全球意识”等等新概念的形成，都是有现实根据的。这警告我们，对时空概念都须有新的观念，须要有新的思维。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提出我们建设的步子要再快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他是有强烈时代感和紧迫感的。回想过去，面对当今世界，面对周围的邻居们，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太多了！

从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范畴来说，或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来说，20 世纪给我们留下的课题，值得我们认真、严肃而不是表面肤浅地去研究，以更有利于来建设我们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的教训也是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和平发展，将是 21 世纪的主导，而不是战争和军备竞争作主导，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利益，也是时代发展趋势使然。今后的世界虽然会向着缓和方向发展，但它并不是平静无波的。今后的斗争形式，不会是战争厮杀（当然不是指地区小规模战争）而是和平竞争，和平竞赛，和平发展，和平进步，一句话是综合国力的竞赛。这种竞争，比单纯战争竞争更艰巨更复杂。在这一斗争中，人才、科技、经济又是关键。谁在这三方面取得优势，谁就会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是瞪着大眼来看我们的。

作为序言，不应该讲这么多话。诚挚建议朋友们读这本书，让这本书给你知识和启迪。杨铮同志在长期国际政治教学和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国内外资料 and 知识。而且敢于打破老框框，

大胆地分析问题；他又擅于组织工作，邀集了国内许多著名专家的学术专著，博采各家之长，集思广益，全方位地探讨 21 世纪，这就更增加了本书的价值，增加了知识性和可读性。

记得我国有一位最著名的学者，曾这样说过，“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把死书读活，书也能把活人读死。”书把活人读死，这是很可悲的，也是可怕的。活死人多了，衣冠缓步于市，对社会观瞻甚是有碍。把书读活了，这种人越多越好，这对社会进步有利。

睿智者，书于今日，更远虑于明日；

庸俗者，今日明日，读死书说旧话。

肃此为序。

1992 年深秋之夜

〈注〉宫达非同志是我国著名外交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原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非友好协会会长。

前 言

沧桑世事，岁月蹉跎。眼看人类就要步入 21 世纪。在这 20 世纪的最后时刻，世界送走了雅尔塔体制，开始了一个新的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是继维也纳体制、凡尔赛体制和雅尔塔体制之后，国际格局“合久必分”的又一重大转换。

这次国际舞台的变迁，没有世界性战争的硝烟，没有重大历史性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更没有战败国和战胜国之分。世界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临界线不十分清楚。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力量对比处于起伏极大的运动过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了东西关系中“东”极的塌陷。世界原有的热点地区正在降温，欧洲又出现了新热点。“大国的兴衰”已引起全球性的讨论。归根结底，长期以来，研究国际社会的框架、标准和尺度正在崩溃，世界未来愈加朦胧，人们日益感到困惑，世界在重新塑造。

宦乡同志生前讲过，“我们研究未来要立足现在，分析现在，争取未来”。本书基于这个精神，从中国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重点介绍了雅尔塔解体后的世界现实，同时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和唯物辩证的方法，对国际舞台未来的总轮廓作概括的鸟瞰，把个别解剖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使理论与现实、学术与知识寓于一体，兼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力求使本书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特别是我国知名度很高的一些学

者,在本书中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这定会使广大读者受益匪浅。

约翰·内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农业社会,人们习惯于向过去看;在工业社会,人们倾向注重当前;而在信息社会,人们关注的则是未来。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研究未来。美国有 40 多所大学开设了未来学课程并授予学位。然而,对未来的预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有未来是“黄金时代”的乐观派,又有 2000 年前后出现大灾难的悲观派。这些东驰西骛的分析常使人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但这些并不妨碍人们通过科学的、认真的和负责的研究,而不是虚幻的、随意性的判断,探索国际社会变化的规律,找出合理的概率,使预测的准确程度更接近真理。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世界的前途无非是美好的和令人忧患的两种可能性,或兼而有之,笔者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出发,介绍了当前与未来的九种忧患,以提醒人们,20 世纪奠定的和平与发展基础并不牢固,它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核威慑的恶梦还没有完全过去,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温室效应、人口危机又向人类袭来。另外,作为地缘政治经济大国的苏联已不存在,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未来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对世界前途的影响无疑同样是个巨大因素。

本书除了以大信息量反映国际关系的全方位特点外,还就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任务、体系等问题,介绍了我国学者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向读者从侧面介绍了我国近些年形成的国际问题研究队伍状况。这次修订过程中,对已过时或阐述不全面的问题,进行较大的补充,使其更贴近 21 世纪和未来。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政协委员、原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同志的巨大帮助。宫老在百忙中就本书的结构、内容、甚至书名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还感谢为本书提供文章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国际形势的精辟论述，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资料室及图书馆采访部和我的夫人赵克才，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一并致谢。

最后，本书受篇幅和本人水平所限，不可能把所有的国际问题包罗进来，现有的问题也不能讲深、讲透，定会有许多不周全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 年于北京



作者简历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国际政治教授。

1933年9月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北京(崇德)三十一中学。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专业。长期从事国际关系教学与科研。曾在我国北京、广东、河南、辽宁、河北等30余所大学及部队院校讲学。1993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代表团成员赴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现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兼北京国际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委、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硕士生导师。

著述包括：《当代国际问题集览》、《战后国际问题一百例》、《雄鸡独立》。主编：《美国大词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选萃》、《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辞典》（副主编）。国家重点图书《国际关系史》（十卷本）及《简明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论文《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与当前国际体系特征》等百余篇。总共出版国际关系论著、论文共200余万字。